

万斯同与《明史》 (上)

百年来万斯同与《明史》编纂研究文选

虞浩旭 饶国庆 主编



宁波出版社

万斯同与《明史》(上)

百年来万斯同与《明史》编纂研究文选

虞浩旭 饶国庆 主编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天生季野，关系一代史学

万斯同(1638-1702)，字季野，号石园，门人私谥贞文先生，浙江鄞县(今宁波市)人，清初著名史学家。季野少受庭训，尤留心故国文献。长而受业于黄宗羲，于史学独有心得。及授经会稽，发读有明列朝实录，遂以穷究有明三百年历史为己任。康熙十八年(1679)，应徐元文之请，进京预修《明史》，以布衣参史局，不署衔、不受俸，隐忍史局二十余年，直至康熙四十一年(1702)客死京邸。传世作品有《明史稿》十二册、《石园文集》八卷、《群书疑辨》十二卷、《历代史表》五十三卷、《儒林宗派》十六卷等。

季野一生功力，尽萃《明史》。在康、雍、乾三代帝王的钳制干扰之下，《明史》仍能成为继“前四史”之后最受推崇之正史，不能不推季野居首功。对于季野之史学，当时人已推崇备至：“天生季野，关系明朝一代之人也。”(黄百家《万季野先生斯同墓志铭》)现代学者同样推崇季野，著名历史学家、明清史专家邓之诚云：“季野以史学名家，明清两代，究为第一人，无人可以匹拟。即弇州亦望尘莫及也。”(《桑园读书记·〈石园文集〉》)

然季野之被推崇，不仅在其史学，更在其气节。心思故国，不仕异族，既辞浙江巡抚之荐举博学鸿儒，又辞总裁所授之七品俸翰林院纂修



官,故全谢山为之津津乐道:“先生请以布衣参史局,不署衔,不受俸,总裁许之。”(《万贞文先生传》)1936年,为激发抗日救亡之民族意识,国民政府下令将季野列入“浙江乡贤”。同年,由张寿鏞、陈训慈等学者发起,重修季野之墓,称季野为“不屈仕满清之史家万先生”,“启浙东之史派……卒以唤醒聋聩,屋清社而光复华夏,先生振民族精神于文字,其功盖可想见”(《建修万季野先生祠墓募捐启》)。季野之气节被推重如此。

季野既有如此气节,何以预修清廷之《明史》?此行是否有损于其气节?以此为有损气节者,乃不知季野。季野之不出仕新朝,自幼即受庭训:“弟家无担石之储,室有啼饥之子,以情而言,岂不欲图进取以自救,顾先人有训,不敢违也,故宁从吾所好耳。”(《石园藏稿·与友人书》)“先人”即其父万泰。可见季野不出仕是有家训的。但并不能据此说,季野本人希望出仕而只是限于家训故不出仕。家贫出仕,情有可原;奉事异族,理无可道。季野坚守的正是一个“理”,这个“理”就是忠孝节义。因此,季野弃古文辞之后,曾“攻经国有用之学,谓夫天未厌乱,有膺图者出,舍我其谁?”(刘坊《万季野先生墓志铭》)这是反清复明的宣言。“天未厌乱”,即盼战争再起;“膺图者”即王者,当然不可能指清帝,只能是明室后裔甚至汉族得天命者。这和顾炎武作《日知录》是一个意图。有此意图,岂能仕清?然此后社会逐步安定,武装复明的希望更加渺茫。而季野的学术亦再变,转而致力于明史。他将修《明史》看作继承先世遗业、效力明朝的一种方式:“昔吾先世四代死王事,今此非王事乎?祖不难以身殉,为其玄曾乃不能尽心网罗以备残略,死尚可以见吾先人地下乎?”(同上)明社已屋,大势已去,季野惟一可做的就是将明朝的历史同时也是万氏家族的历史尽心网罗编纂,使垂之永久,以此报先朝、报先人。而欲修一部完备的《明史》,不能不借助于史馆。让一个时刻想着报效故国的人参与新朝的活动,可见季野内心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和痛苦,故他告

诉刘坊：“故自己未(1679)以来，迄今二十年间，隐忍史局，弃妻子兄弟不顾，诚欲有所冀也。凡此皆仆未白之衷，君深知我，故为君详之。他日身后之状，君岂得委哉？”(同上)不署衔、不受俸，正是为了表明立场；参与修史，也是为了报效故国。两者表面似异，实质则同。

报效故国的方式可以有多种，季野为何选择了修史？章实斋云：“浙东之学，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故其见于世者，阳明得之为事功，戴山得之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裁。”(《文史通义·浙东学术》)实斋为浙东学术之后劲，故体会独深。实斋所论为学，此论报故国，其理则一。季野所以选择修史，在于其所得为史裁；其所以得之为史裁，在于其“所遇不同”，即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从外在条件看，在于季野独特的家世，自其始祖万斌随明太祖定鼎金陵，至季野之父万泰抗清不成，与有明一代相始终。如前所述，对季野来说，国史即家史，报故国即报先人。从内在条件看，季野稟赋好史，其研究史学有明确意识：“惟史学则愿与吾兄共任之。”(《石园文集·寄范笔山书》)从机遇看，季野在会稽姜希辙家得观有明历朝实录，眼界为之一宽，始知徒观私家诸书而不见国史，犹如以管窥天。此事不仅使季野史学大进，亦使其知不借助有力者，则难成全史。此季野选择修史之诸因缘。

季野有此气节，及发为史学，尤重忠孝节义。其著作中以忠义命名者即有两部：《宋季忠义录》和《明季两浙忠义录》。其于明史，责燕王之称兵犯阙，诛道衍之奸谋逆节，一以忠义为本。季野之忠义，着眼于家国，系心乎百姓，观其文集责太祖不稍假借，知其所忠者非一人一姓也。今人论及忠义，或仅贬之曰“封建”，则非知者之言也。

然忠孝节义，非不可议。季野之忠义，固非忠于一人一姓，其根底乃在伦理纲常。伦理纲常，乃维系社会之必需。今史学家于此，辄贬之曰“封建”，而不闻有新伦理新纲常之建设，常代之以“社会进步”或“历史

必然规律”之类标准。在此类标准下,叛国之臣、忤逆之子、杀人放火之徒亦可翻案成为英雄,不仅忠孝节义,甚而仁慈、和平、善良等人类基本价值亦失去意义。史学放弃了导人向善的责任,以致有学者指出“在导致当今社会人伦缺失的众多因素中,历史学难辞其咎”,并提出重建历史与伦理的联系(王学典《历史学家茶座》第10辑卷首语)。与此相比,以万季野等浙东学人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家的史学思想大有可供今人借鉴之处。章实斋云:“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下,推明大道。”(《文史通义·答客问上》)所谓笔削,乃何者当书,何者不当书,何者当褒,何者当贬,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示世人以善恶标准。虽未必如实斋所言定能“纲纪天下”,然惩恶扬善,自是作为人文学科支柱之一的史学的应有之义。今天看来,季野、实斋等浙东学人的史学思想可供反思、借鉴者尚多。

天一阁博物馆藏有《明史稿》十二册,自1930年代以来,屡经学者讨论,已可定为季野手稿。为推动学术研究,保存先贤手泽,今将此稿影印出版。今年适为季野诞辰370周年,借影印此稿及纪念季野诞辰之际,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和宁波市文广新闻出版局主办、天一阁博物馆承办万斯同与《明史》编纂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编辑出版论文集《万斯同与〈明史〉》两册,上册收录百年来这方面研究的重要论文,下册收录因本次会议提交的论文。希望这次会议能够对学术研究有所推进。

天一阁博物馆馆长 虞浩旭

戊子辜月于天一阁

目 录

| | |
|------------------------------------|-------------|
| 天生季野,关系一代史学 | 虞浩旭(1) |
| 天一阁藏《明史稿》跋文 | 朱鼎煦等(1) |
| 与陈叔谅书 | 冯贞群(7) |
| 《明史稿》考证 | 陈守实(13) |
| 梁启超论万斯同 | 梁启超(39) |
| 万季野与明史 | 陈训慈(44) |
| 《明史稿》校录 | 柳诒徵(50) |
| 万季野《明史稿》流散目录 | 万世标 冯贞群(55) |
| 题万季野先生《与范笔山书》后 | 陈训慈(57) |
| 万斯同与《明史》 | 张 须(65) |
| 万季野《明史稿》辨诬 | 孟 森(80) |
| 王鸿绪《明史列传》残稿 ——《明史》刊成二百年纪念 | 侯仁之(84) |

| | |
|--------------------------------|----------|
| 旧抄本万斯同《明史稿》跋 | 朱希祖(112) |
| 《石园文集》跋 | 邓之诚(114) |
| 万斯同之史学 | 杜维运(120) |
| 王鸿绪与《明史》的纂修 | 黄爱平(139) |
| 万斯同与《明史》纂修 | 黄爱平(156) |
| 《明史》稿本考略 | 黄爱平(171) |
| 万季野《明史稿》题记 | 沙孟海(186) |
| 万斯同史学浅论 | 方祖猷(188) |
| 万斯同著作考述 | 方祖猷(201) |
| 天一阁藏万斯同《明史稿》考述 | 方祖猷(210) |
| 全祖望、钱大昕所著万斯同“传”纠误 | 方祖猷(224) |
| 万斯同史学平议 | 朱端强(233) |
| 万斯同史学渊源论略 | 朱端强(245) |
| 万斯同《明史》修纂思想条辨 | 朱端强(257) |
| 万斯同史学讲话初探 | |
| ——读《万季野先生四明讲义》 | 朱端强(269) |
| 《鄞江送别图》与万斯同、万言叔侄北上预修《明史》 | 周永良(279) |
| 万斯同研究论著目录 | (291) |
| 后记 | (300) |

天一阁藏《明史稿》跋文

一、朱鼎煦跋

右万季野先生《明史列传稿》十二册，凡文二百四十有八篇，中有二、三人合传者，得二百五十有二人，益以附传一百三十有四人，都三百八十有六人。余读刘坊、方苞、杨无咎、钱大昕、全祖望诸氏之万季野先生《状》、《铭》、《表》、《传》，内多分歧。即如卷数，刘、杨二氏皆三百卷，方氏则合本纪、列传为四百六十卷，淮阴刘永桢录之过半而未全。全氏谓五百卷，虽不言为刻为写，然就是书言，尚未断手，焉能次卷邪？书中印记列左：

“季野”粗阑细朱长方、“陈樾”白阑白方、“平枢”白阑白方、“刘积学”白方、“芷台”白方、“芷台”朱大方。

以上诸印色泽极似清初，疑皆局中人，其他伪者不录。有：

“孙印光庭”白格白方，待考。“根源寓目”朱方，李根源，腾冲人。“叶（朱）志诜（白）”方印、“东卿过眼”细朱方印，叶志诜字东卿，清汉阳人。“孙澂印”白方、“孙澂读过”白长方、“孙氏蕙花仙馆印章”白方，待考。“右任”粗朱方、“右任之友”粗朱方、“于思”粗朱方，于右任，三原人。“绿园居士”朱方、“凌卓”粗阑朱方、“凌卓”亚字形朱大方、“周维屏印”白阑白大方，周维屏，河南人。

一九三四年，周氏携至金陵，谓河南革命遗族亟需抚恤，其值高悬，



无人问鼎。沙村来书称：“楚弓楚得，当归甬上。”余非鄞人，走告伏跼、蜗寄，则皆固拒。函电交驰，不绝于道，属有天幸，归于余篋，与黄梨洲氏《明文案》稿本为侣，巍然为“句章双璧”，偶有夺佚，终不失为《明史》著述第一善本。朱墨斑烂，赤炼蛇、火枣儿糕更番迭出，难以枚举，古香清福，不可谓浅。室有良工，精装一过，又援礼陶例，镌一印曰“万黄斋”。万先至而黄后，以志胜缘云。

先生讳斯同，字季野，号石园，明鄞户部郎泰第八子。少不驯，闭空室中，遂取架上书遍读之，尤于列朝实录能闇诵。稍长出游，就故家长老征求遗书，考问往事，旁及郡邑志乘、杂家志传。自志学即以明史自任，尝曰：“以实录为指归，因其世以考事，覈其言而加察，使其人之本末，十得八九，则是非之枉于人者，鲜矣！”先生学凡三变，初一古文辞诗歌；次二经学，尤长于礼；次三史学。尝为尚书徐乾学撰《读礼通考》一百六十卷，《五礼通考》二百余卷。一六七八年，清廷诏征博学鸿儒，浙江巡抚许鸿勋以先生荐，力辞得免。先是，一六七六年，乾学弟左都御史元文丁母忧归。一六七九年，开局修《明史》，召元文为监修总裁官。元文知人善任，疏荐李清、黄宗羲宜延致访问，或老疾不能就道，今有司录所著以上。又以史局需人，荐曾举博学鸿儒之未赴试者，曹溶、汪懋麟、黄虞稷、姜宸英四人及教习贡生万言共襄编纂，俱允所请。元文寻补内阁学士，而李、黄两先生皆逊辞，溶适丁艰，旋卒。懋麟以刑部主事入局充纂修官，史仅称讨论严密，撰述甚多而已。虞稷则分纂列传并《艺文志》。一六八九年，元文假归，特诏携志稿于家编辑。元文奏言：“虞稷学问渊博，健文笔，乞随相助。”许之。至包山书局，刻苦搜讨。逾年，力疾竣事，以劳卒。室名千顷堂，藏书多明人善本，富于文渊。志艺文，用其长也，其列传原稿，今不可踪迹。因罕覩，故未有著录者。宸英食七品俸，亦充纂修，分撰《刑法志》，世人不以为重。徐潮当在一六八四年以前官检讨时任纂

修。徐潮具稿见本书。它如懋麟、虞稷，其稿有否闾人，则不可知。言则与修《明史》，独任《崇祯长编》。《棟亭书目》作六十六册，《培林堂书目》作三十七册。当是时，试博学鸿儒，取彭孙遹等五十人，上谕，着纂修《明史》。考诸往籍，任期有久暂，内容分难易，与修者只倪灿、张烈、王项龄、李因笃、陈维崧、徐嘉炎、陆棻、钱中谐、汪楫、朱彝尊、汤斌、汪琬、李来泰、沈玠、施闰章、黄与坚、李铠、尤侗、方象瑛、李澄中、庞垲、毛奇龄、吴任臣、高咏、严绳孙二十五人而已。或属《历志》，或只序《艺文》，或纂孝（弘治）武（正德）两朝刘健、李东阳传，或述靖难十六功臣传，或撰《食货志》及洪武以下五朝传，或以隐逸传代表自己，所谓难进易退，立意较然，或悠游史局，聊以避仇，亦有其人。夫纂修《明史》初自汤斌，大学士冯铨等谓夸奖抗逆，拟旨严飭。顺治特诏斌至南苑温谕移时，旋翰林十八员各照外转，应得职衔升一级用，于是斌为陕西潼关兵备道。迟至二十年，始得设局，元文延先生以国史官修，人庞文杂，类多譌谬，盖鉴修者是兼差，无暇操觚，纂修者不统属，未能落实。元文以为然，委为刊修，以自代焉。先生不食俸，不受职，布衣居史局。中叶以后诸传自任之，他传纂修官撰稿，先生复审之。又创《宦者侯表》、《大事年表》二例，为他史所无。元文罢，继之者张玉书、陈廷敬、汤斌、王鸿绪，仍延之，朝斯夕斯，雪纂风抄，竭二十三年之力，草此列传初稿，墨笔多出己手，亦有出写官或纂修官手者，朱笔则均出先生手。而如《陈琳传》，乃不类。又《魏时亮传》以墨笔涂改朱笔一二字，虚字推敲，无关宏旨。不幸而先生于一七零二年阴历四月初八日卒于京邸。惜哉惜哉！上距一六三八年，年六十四，门人谥之曰贞文先生。余尝与王鸿绪刻本对照，作表数纸，万优而王劣，一览瞭然。曾于《万氏家谱》中得万世标手书一帧，钞入《香句琐记》中。执友马隅卿写副以去，引为快事。今录如下：

本纪四本（外缺泰昌、天启、崇祯一本，陈泽州家有）；后妃诸王列传



有；公主传无；名宦列传（自韩林儿起至田尔耕止全无，陈实斋、许时庵、蔡瞻岷三家有抄本）；内存万历中年以后原稿四十本；启祜以后原稿半存；循吏传无；儒林文苑传有；忠义传存二卷，余缺（煦按，与是书合）；孝义传有；隐逸传无；列女传有；方伎传有；外戚传无；宦官传无；佞倖、奸臣传有；流贼传无；土司传无；外国传稿半存。

其原稿皆在俨斋先生家。至《横云山人集》所刻史稿，止得十分之一，皆系钱亮功改本。如后妃、诸王、外国诸传不涉忌讳者，又仍先君原本。熊中堂进呈之史，又倩人改过，另是一册，壬午年二月初二日（煦按，钱《传》、杨《铭》、刘《状》、《万氏宗谱内集》均作四月初八日），先君卒于史馆，四月初八日，遗书尽为亮功取去，无一好本寄回家者。都门士大夫皆知其事也。雍正三年七月，四明万世标据实直书。

按：亮功，钱名世之字，官翰林侍讲学士。先生旁无亲属，亮功因在弟子列，衰经为丧主，事毕，取其四十年所收集架上书并是稿去，任意删节，而成王鸿绪《明史稿》，即世所传敬慎堂本。乾隆以亮工卑鄙，榜其门曰“名教罪人”，传谕大小臣工赋诗唾骂之。

陈廷敬，泽州人，以地名之，字子端。顺治进士，累官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虽任史馆总裁，任修本纪，然无暇属稿。

陈诜，海宁人，字叔大，号实斋。康熙举人。官至礼部尚书，著《四书述》等。

许时霖，海宁人，字时庵。康熙进士，累迁礼部尚书，致仕归，读书课士以终。有《海星堂集》。

蔡瞻岷，俟考。

熊赐履，官至东阁大学士。唐于中书省设政事堂，为宰相治事之所，后世因称宰相曰“中堂”。

曾藏《明史稿》而见于记录者，为王鸿绪本《列传》二百五卷。熊赐履本，鸿绪疏称“缺而不全”。张廷玉今本三百三十二卷，至陈廷敬、陈诜、

许时霖、蔡瞻岷、刘永祯，东云一鳞、西云一爪而已。夫以一人之心力，成一朝之信史，为司马氏以来未有之盛事。如《晋书》、《旧唐书》、《旧五代史》、《宋史》、《元史》，皆出于众人之手，万氏所讥“人庞言杂，类多讹谬”者也。王鸿绪篡夺是书，既有万世标“据实直书”可证，又有其进呈之疏所称“或以内廷无暇，或有阁部职掌，于史事当然辄废”云云，堪为反证。按《东华录》，一七零九年即康熙四十八年春正月乙未谕文武诸臣，有“王鸿绪向在部院，声名俱劣，朕早欲罢之。因念效力年久，是以迟至今日。着原官休致”。一七二二年夏六月十七日，王鸿绪具本并全史八套，投通政司转送内阁，交明史馆收贮。因人之热，扬己之长，奴颜虽厚，天眷不回，于是年卒。窃比笔伐，以为盗名者戒。世多鸿彦，幸有南针之锡。一九六三年年六月七日（癸卯闰月望），萧山朱鼎煦笔退墨枯扶病记。

二、吴泽跋

别有见示万季野先生《明史稿》，改窜涂乙，颇有义法，非深造于史学者弗能为。泽复以先生当年与人手札，再三细校，字字结撰，又不爽累黍，审为真迹无疑。

甲戌(1934)二月后学吴泽拜观记

三、葛咏题诗并跋

家国沉沦万古悲，斑斓野史劫余垂。
布衣抵掌论天下，褒贬端须一发持。
故宫禾黍剧荒凉，胜国终存汉族光。
自写胸襟留隽笔，青山长对白云庄。
经纶学出太冲黄，手泽流传郁古芳。

良史异材真尔雅，的凭早已定余杭。（章太炎谓季野《明史》文笔尔雅，出其师太冲上）



赞公藏万季野先生《明史》稿本，借观数日，题诗归之。

丙子(1936)初冬，无涯居士葛暘记

四、陈寥士题诗

史学由来推浙东，文辞明朗出斯同。

看他易代兴亡感，都在江山夕照中。

陈寥士题于西子湖上

五、李晋华跋

曩在北平图书馆见《明史》稿本二种，一本二百余卷，俱列传稿，无序跋，仅卷端附方望溪《万季野墓志铭》。询之袁守和馆长，此稿得之闽中，相传为季野史稿原本。又一部四百十六卷，纪、志、表、传均备，其稿来历及撰人俱不可考。取两本对勘，既不同，与横云《史稿》勘之，亦异。余以为前本是史馆最初稿，当在康熙二十五年前所成，即季野最初改定之稿。其四百十六卷本，成书当在康熙三十年前后季野馆徐元文家时所定。然亦属推断，确否莫能定。兹来浙观文献展览，获观朱别宥先生藏《明史》稿本八册，为万历后数十列传。原钞墨迹甚旧，朱笔窜改之处甚多，闻为季野哲嗣所缮，经季野删润者。是季野史稿又见一本矣。惜不得北平图书馆本对勘，无从知其同异。异日得便，能再考之，则又幸矣。

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嘉应李晋华于西湖

六、张宗祥跋

北平图书馆向所藏《明史稿》出自内阁，今恐已佚，然未必尽万氏手稿也。此稿字体含章草意味，万氏早期字学石斋，当为亲笔。鄮卿先生宝之。

庚子(1960)春暮海宁张宗祥题。时年七十有九

与陈叔谅书^[1]

冯贞群

叔谅学长足下：

屡承手毕，并见诒《益山书影》第二辑、《蒲寿庚考》，早经办领，人事牵帅，加有嵇生之病，未皇即答，死罪死罪。足下游首都人物之邦，治历史舆地之学，益山精舍，插架森森，左右采获，俯拾即是，翘首金陵，不觉神往。贞群僻处海滨，孤陋寡闻，辱蒙不弃，殷殷下问，无任惶恐。

吾乡史学远有端绪，元至正间诏修《宋、辽、金史》，袁瓘出其先世遗书有关史事者，上之史局，诸史遂得告成。袁清容少从戴帅初、王伯厚、舒闾风游，学有渊源，再入集贤，八登翰苑，凡朝廷制册，勋臣碑版，多出其手，《元史》悉采其集。

万季野传梨洲史学，一生精力在《明史稿》。季野客死京邸，所纂群书往往散佚。《明史稿》钞本尚有在者，多属钞胥录本，非其手稿。（吴兴刘氏嘉业堂藏有《列传稿》^[2]，篋中有《地理志稿》^[3]，取校横云《史稿》，无所异同）惟松江图书馆馆长雷君彦藏有残本四册，云得自横云后人（本有八册，半赠缪艺风矣。艺风云亡，藏书流出，不知归谁氏），有五色笔修改，句勒涂抹，损益甚众。贞群于曩年客游松江，曾寓目焉。大体本之《实录》，兼采野史。缪艺风云季野原稿藏镇江知府王可庄家，横云尝与兴化李清相友善，李氏所交多明季魏党一流人物，所言颇回护阉，万氏则无



此矣。访之闽中,其稿或可得也。季野著作自《明史稿》、《五礼》、《读礼》两《通考》、《纪元汇考》、《补历代史表》、《儒林宗派》、《群书疑辨》、《石经考》、《石鼓文考》、《明乐府》十种通行外,他若《庙制图考》、《周正汇考》、《昆仑河源考》、《明史表》、《宋季忠义录》、《南宋六陵遗事》、《庚申君遗事》、《书学汇编》、《难难》、《石园诗文集》诸书,闻有录入《四库》,皆未之见。篋中藏有《簪缨盛事录》(明代三世五尚书、父子大学士、三世进士之类,有刻本)、《两浙名贤录》、《明季两浙忠义考》、《历代河渠考》(三卷,四库作《明史河渠考》十二卷,采《明实录》中涉河渠者,分年编次,颇伤冗杂,与横云《史稿》详略悬殊)、《讲经口授》(兵制、庙祀、律吕三类)、《历代宰辅汇考》(《四库》作八卷,刻本未见,此系手稿,存二十三表)六种,为其信笔札记,编次未整理之作。季野别有《明通鉴》一书,据《万氏宗谱》云已散佚。

季野伯兄斯年之子言(字贞一,官五河知县)仿纲目例纂《明鉴举要》一十七卷,起太祖,至宣宗而绝笔。其子承勋(字开远,官滋州知州)请其叔父九沙编修经(斯大之子)续成之,以其八叔父季野明史局稿为主,参前代有关史学诸书,取一十七卷订正增删,续自英宗,迄庄烈帝,合前稿凡四十九卷(此据九沙自撰《小跛翁纪年》。近人桐城萧敬孚穆有跋文,见《国粹学报》)。九沙别有《通鉴胡注》删汰本,地里之旁备注今名,其书未见。

西溟有《明史刑法志》三卷、《列传》四卷、《土司传》二卷、《江防、海防总论》各一卷、《涑水余论》一卷,传本罕见。

全谢山绍述前修,成《宋元学案》、《鮚埼亭集》,滨海之区,蔚为文献之宗,所谓周礼尽在鲁矣。自庄氏史案起,文网日密,谢山及门若董小钝、蒋擢菴辈,屡以此为竞竞。及嘉庆中,萧山汪氏继培刻《鮚埼亭外编》成,序末不敢署名。吾乡野史多灭于斯时(梨洲《明文授读》为鄞味芹堂



张氏所刻，闻史案发，于夜中付之一炬，此张让老^[4]告我者），士惟帖括词章科目是求，互市而后，重利轻学，先贤著述，斥鬻覆瓿，遗献史学，扫地尽矣。

梨洲著作凡五十一种（见其七世宗子蔚亭^[5]《诵芬诗略》中所引），史部之作流行者为《行朝录》、《海外恸哭记》、《汰存录》、《思旧录》、《今水经》、《宋元、明儒学案》、《四明山志》、《金石要例》诸书，其《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宋史补遗》三卷皆未见传本，不知盩山精舍有藏本否？其《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清《四库》据稿本录入，忌讳处颇多改易。浙局拟刻未果。《明文案》、《明文授读》皆从此书中选出者），曩年于董季劭家见之。

梨洲门人有余姚邵念鲁者，著有《东南》、《西南》两《纪事》、《思复堂文集》，谢山斥为学究，而实斋极口推服。念鲁族孙南江在史馆时辑成《旧五代史》（吾友余姚黄子亭^[6]近编《南江年谱》，尚未写定），列入《二十四史》中。今商务印书馆石印百衲本全史，访求薛氏《旧五代史》原本。贞群闻皖人汪允宗德渊藏有金承安四年南京路转运司刊本薛氏原书百五十卷，与今本全然不同，^[7]曾函告之，倘能访获刊布，实士林一快事也。南江所修《南都事略》，其稿藏汉阳洪琴西^[8]所，《十驾斋养新余录》有其《文苑》、《儒林》传目，曾见之否？

拉杂书之，不觉累幅，献曝之诚，不足供大雅之一哂。大著脱稿，奉乞惠寄以开茅塞，不胜仰望。春寒敬问起居。

弟冯制贞群稽首

四月十三号

编者按，此书有陈训慈（字叔谅）跋：

1924年顷草《浙东之史学》稿中，以冯氏伏附室藏四明文献书多罕传本，先函其主人请益，得长函备述所询各家如梨